

國立戲劇學校
戰時戲劇叢書
覺悟

街頭劇
李慶華執筆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覺

悟

李慶華
執筆

街頭劇

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小叢書第三種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覺

悟（街頭劇）

每冊實價國幣一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
所有

執筆者 李慶華

參加創作者 張逸生 謝重開

封面木刻 王大化

出版者 國立戲劇學校

（臨時校址長沙稻穀倉）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印刷者 長沙碧雲軒

小引

自全面抗戰展開以來，發動廣大羣衆，已成後防工作之重心。戲劇爲喚起民衆、訓練民衆、組織民衆之良好工具，盡人皆知，勿待贅言。本校使命所在，不敢後人；除向民間作抗戰戲劇宣傳之演出，並協助各抗敵團體作同樣工作外，特將本校員生最近創製或改編之戲劇作品編爲戰時戲劇小叢書，以應需求，藉合實用。惟同人等才力有限，掛漏之處自所不免，尚祈海內名賢多予指教是幸！

關於演出「覺悟」的一點意見

街頭劇既然是戲劇部門中一種新的形式，那末在演出方面當然和舞台劇不同，這裏關於演出「覺悟」從實踐中得來的一點經驗，貢獻給諸愛好戲劇的朋友作為參考。

一，首先我們要注意劇中主要人物張國保的性格，他是一個自私，怕死，苟安的一個小市民的典型，他雖然冒充逃兵，但那是生活逼着他走上這條路的，他的心並沒有死，所以他不是一个無賴徒，不是一个不可救藥的人。當現實的教訓把他苟安的迷夢打破了，他爲了報家仇雪國恥，便毅然決然的去作前線抗敵的戰士。所以飾演者爲了後面性格的轉變，在前半段要避免過分的誇張，而不要使觀衆把他看成一個真正不可救藥的人；同時在張國保轉變的時候，飾演者必須拿出真感情來，才能使轉變可信，不覺得突然。假如忽略了這一點，便影響了全劇演出的效果。

二，傷兵最好能說北方話，尤其以山東話或徐州話爲最相宜，因爲

傷兵很有些位是北方人，聽起來比較親切真實。我們幾次都這樣試驗，都收到相當好的效果。

三，客棧老板和飯店老板是兩個丑角，所以對話不免誇張一點，假如依照舞台劇的看法，似乎有些過火。但要顧到街頭上的效果，動作和對話不妨加以強調。

四，兩個宣傳員，我們用兩位女同學扮演，其他學校或非職業團體演出，或者缺乏女演員，也可以用男演員飾演，對於整個效果並無損害的。

五，關於演出地點，當然是在街頭或廣場爲最相宜，更希望和觀衆打成一片，不過有時因爲漢奸或逃兵登場，容易在衆怒之下，引起糾紛，所以在事先必須戒備。或者利用高地或草台演出，和觀衆有一點距離，也能收到同樣的效果。

六，在演出之後，如有觀衆演說，當儘量歡迎，以增加宣傳的實效因爲幾次演出的經驗，故提出以上數端以作參考，更希望做救亡工作的朋友多指正。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

李慶華

本劇第一次由國立戲劇學校二年級同學演出

執筆者：李慶華

參加創作者：張逸生

謝重開

導演者：萬家寶先生

飾演者：

宣傳員甲 凌琯如

宣傳員乙 金淑芝

張國保 郭藍田

青年工人 李慶華

客棧老闆 趙鴻模

飯店老闆 謝重開

傷兵甲 王大化

傷兵乙 駱文宏

覺悟

(街頭劇)

人物：張國保（因服兵役而逃跑的人）

宣傳員：甲 乙

青年工人

客棧老闆

飯店老闆

傷兵 甲 乙

(開場時，宣傳員甲站凳上演講)

宣甲：各位同胞！現在全民抗戰已經開始了，東西南北好多地方都成了戰場，抗戰的空氣，可以說是傳佈到全國每一個地方，現在不管是戰區以內的同胞，或是戰區以外的同胞，是沒有一個人不關心這次戰爭的，因為這次是中國有史以來所沒有的最光榮的民族抗戰！

日本帝國主義者，侵略我們的目的，是想亡我們整個國家，六年

前他吞併了東北，那還不過是吞併中國的第一步，今年八月間，他們進攻上海的用意，就是要威脅我們整個的國家，現在他們的軍艦已經在我們的沿海佈滿了，他們的飛機已經向我們每一個城市村鎮狂亂的轟炸，死傷的人民和被毀的財產，根本沒有法子計算了！

總而言之：不論是在政治，經濟，文化各方面，處處都受他們的威脅，他們是用整個的力量來侵畧我們，來殘害我們，所以我們也不能不以全國的力量去抵抗他們，爲了這一次全面抗戰的最後勝利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中國的老百姓，都應該參加到抗戰的隊伍裏去，我們要爭取我們個人的生存，我們要爭取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，我們一定要參加到抗戰的隊伍裏去！

現在政府已經實行了徵兵制度，所以從今以後，我們每個國民都有當兵的義務和權利了，諸位同胞，我們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國土，當兵！是我們國民最光榮的事情！自然也不是說無論什麼人都要去當兵，年老的，婦女，小孩子他們可以在後方做別的工作，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能拿槍的年青人，就一齊去當兵，一齊上

前線去殺敵人。

諸位！你們要曉得這一次的政府遷到重慶去辦公，就是政府已經下了決心，要抗戰到底，所以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兵！只要前綫有了兵，再接再厲的打下去，總有一天會把他們斬盡殺絕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。

諸位：假如我們缺少兵士，前線沒有人打仗，前綫沒有人打仗，我們還能夠抵抗我們的敵人嗎？所以，爲了國家，爲了自己，爲了以後的子孫，我們要用熱血去換取我們民族的生存，我們國家的自由，所以我們每一個年青的人，只有去當兵，只有去當兵！

張國保：（從人叢中走出來尷尬地）講的好！講的好！對不起，諸位先生，我借個地方。

宣甲：幹什麼？

張：我求諸位幫幫忙！我是個當兵的，前四個月從蘆溝橋回來的，您看，我這有地狀，請諸位幫幫忙吧！（把地狀展開在地上）

宣甲：（讀地狀）「兵士張國保，河北省人，因爲日本鬼子炮打蘆溝橋

，佔了北平城，我們的隊伍在前線打散了，（向宣乙）哦！他是個當兵的！（接着讀）小的無處可逃，就來到此地，到了此地，因為找不到事做，身上幾個錢也都用光了，沒有法子，只好向諸位愛國的先生們太太們，求幾個錢，做盤川好回家（向宣乙）哦！他想求幾個錢回家的，（接着讀）常言說得好，衆人幫一人，今天諸位幫小的，小的永遠不忘諸位的大恩大德！」（讀完後和乙私語）

張：唉！實在沒法子，幾千里路，來到此地，人生面不熟，唉！實在沒法子，人生在世誰不要面子，誰願意厚着臉當街向人要錢，可是有什麼法子，不這樣做那就只好餓死，唉！我要有第二條路可走，也不做這丟臉的事情！

宣乙：你是從前線回來的嗎？

張：是的！小姐，我就是最近從北平退下來的！

宣乙：你們的隊伍全打散了嗎？

張：嗯！我們一師人全打散了！

宣乙：就是你一個人逃到這兒的嗎？

張：是的，小姐，就是我一個人跑到這兒來的，說起來，真傷心，我們一師人上了火綫，幾天的功夫，被打的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有的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，就只有我一個人逃到這兒來的，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。

宣乙：那末你爲什麼一個人老遠的跑到這兒來呢？

張：唉！說起來話長得很，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會跑到這兒來，因為我們隊伍在北平跟鬼子開火，開頭打的還不錯，後來日本看步兵打不過我們，就用大炮轟，飛機炸，坦克車衝鋒，我們因為大炮很少，又沒有飛機，又沒有坦克車，所以沒有辦法，就一面打呀，一面向後退，就一直的退下來，退到後來，我們的隊伍看實在沒法子打了，隊伍就散了，我也就逃了出來，可是，跑到那兒去呢？後來我一想就想到此地有一個老鄉，也在軍隊幹了點事，所以我坐了平漢車就到此地來找他，可是到了此地，唉！我的老鄉也開到前方去打仗去了，據說是在上海，所以弄得我沒有辦法，帶了幾個錢都用光了，飯也沒得吃，才走這條路，唉！真是，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！

宣乙：聽你的話，你是想弄幾個錢回家是不是！

張：是的！是的！只要諸位先生多少幫我幾個錢，夠盤川的，我就回家去了，唉！不回家回到那兒去呢？做事吧？找不到事做，討飯吧？老實說真拉不下臉來，諸位想想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，不回家那有第二條路可走呢？

宣乙：剛才聽你說你的家不是在河北省嗎？

張：是的！小姐！在河北！

宣乙：那！你的家已經回不去了！

張：回不去！噯！要真想回去，那有回不去的！

宣乙：現在的河北省差不多全成了戰區，津浦綫平漢綫的戰事，都打得很厲害，你的家既在河北，那怎麼回得去呢？

張：據我想總可以回去，因為我的家在鄉下，而且離鐵路很遠，我想日本兵不會打到我們那兒去的！

宣乙：不見得吧！現在河北的戰線很長，日本兵既然佔了鐵路綫，難到你們鄉下他就不會去嗎？

張：唉！我也想過，可是我打定了主意，就是不能回去，我也要回去（走上前）諸位想想我家裏還有一大家人家，有爸爸，有媽媽，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我自從出來當兵，已經好幾年沒有回家了，不知家裏弄成什麼樣子，我怎麼不回去看看呢？再說吧！死在家裏總比死在外面好，一家人死在一起，總比死得東一個西一個好，！

宣乙：（逼近張）你這樣說我認爲不對，現在河北各地都變成了戰場，年青的人不是加入了義勇軍就是加入了遊擊隊，年老的，女人，小孩子有些都逃出來，沒有逃出來的，差不多全被日本鬼子殺了，你沒有聽見報紙上說嗎？

張：（退回後方）唉！誰說沒有聽見呀！

宣乙：據說，在日本兵佔了保定的時候，見了我們老百姓就殺，在殺的時候，說是每個人給五塊錢，叫大家在一個地方集合，其實那兒給錢，還不是騙人！把年青的都拉出來，叫他們上前綫送死，後來再把年老的，女人，小孩子都放在一起，把機關槍支起來，對着他們掃射，一次就是幾千哪！一次就是幾千！（張歎氣）這還不算，最叫

人傷心的，就是把人家的婦女們，拖出來在當街上，把衣服都剝了去，用刺刀刺死，日本兵還在旁邊拍手大笑呢？諸位你們想一想，日本人野蠻到什麼程度，假如大家這時候再不起來跟日本鬼子拚，總有一天會打到我們這兒來，我們的父母，我們的弟兄，都會死在日本鬼子的手裏，你們諸位想想，還是在家裏等死好，還是大家起來把日本鬼子趕出去好？

工人：打！打！誰不打誰就不是人，非把鬼子趕出去不可，來一個殺一個，非把日本強盜殺完了不可！

宣乙：（稍停）請你想想看，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你還能回家嗎？

工人：（走近）喂！老兄！人家說的是實在話，你的家如今都叫鬼子佔了，你還能回去嗎？說句不好聽的話，你回去不是白白送死嗎？你是一個年青力壯的男子漢，而且你又是幹軍隊的，在前線打過仗，你為什麼不殺鬼子，反而送給他們殺呢？

張：大爺！你的話說的對！回家等於送死，可是大爺你替我想想，我不回家又怎麼辦呢？那我只好餓死了！

工人：笑話！笑話！怎麼會餓死呢？你既然是個當兵的，你爲什麼不去打仗？不再上前綫去打日本呢？

張：大爺！我剛才不是說過了，我們隊伍全散了，一個都沒有了，我想怎麼回到前綫去呢？

工人：那——那！照你這樣一說，只有回家了，可是我勸你還是不要回去，（向大家）諸位！你們說是不是？

宣乙：喂！我問你！你們的隊伍是從那兒退下來的！

張：我是從北平退下來的！

工人：啊！你是從北平退下來的，那末這一次華北的仗，開頭就是你們打的嗎？

張：是的！是的！就是我們先動手的（回頭）

工人：你們軍長不是宋哲元嗎？

張：是的！是的！

工人：哼！宋哲元這一次我真有點不贊成他，從前在喜峯口打仗的時候，誰不佩服他，尤其是大刀隊，日本鬼子一見就嚇破了胆！可是後

來做了北平什麼軍分會的什麼委員長，就越來越不成了，處處跟日本人讓步，他不知道日本人不知識抬舉，你越怕他，他越欺負你，據說這次蘆溝橋的事，不是他想跟日本講和，馬上就跟日本動手，天津北平還不會失，就是失了也不會那麼快！

宣乙：你既然是北平退下來的，那末日本兵打蘆溝橋的情形，你當然很清楚？

張：當然知道，那時我們一師人就駐在蘆溝橋，講起來又叫人寒心，還是不講吧！

工人：說呀！說呀！你說給我們大家聽聽，不好嗎？

張：讓我說！

工人：你要是真打過仗的，你就說得出來！

張：好！是這樣，原先日本鬼子天天在那兒大演習，其實演習是假的，不過借這機會動手罷了，果然不錯，後來就向我開槍了，當時我們不睬他，後來他以爲我們怕他，就不客氣的衝上來，他們既然不防備，我們也就不客氣，就用大刀衝上去，被我們殺死了許多，他們